八音盒的故事

人與事
言青

近日在家整理舊物，書櫃深處一個紅色的心形物件突然映入我的眼簾，我心裏一動，趕緊拿出來捧在手中，這是中韓建交的紀念物——八音盒，我已經保存了三十一年。打開盒蓋，叮叮噹噹，依然響出悅耳的音樂，我的思緒經立即飛回到三十一年前。

當時，我有幸成為中韓建交談判中方代表團成員。談判共進行了三輪，前兩輪已經在北京完成，已見到勝利的曙光。現在該輪到中方代表團去漢城（今首爾）進行第三輪談判。因為談判是秘密進行，我們到達漢城的當晚被安排在遠離市區、非常偏僻的「華克山莊」。走進大門，卻燈火輝煌，彷彿來到另一個世界。

我和團裏另一位女性被安排在一個碩大的房間，講究的西式布置，讓我們彷彿進入女王的卧室。室內大型吊燈將四壁照成淡黃色，白色古典梳妝枱上擺着各色化妝品。白色長條案上有一盆盛開的紅色玫瑰，另一端是一大盆紅蘋果。潔白的睡床上吊着白紗簾，兩張床的枕邊都有一小竹籃，裏面放着巧克力。

我倆正沉浸在這種淡雅、溫馨和舒適中，忽聽到輕輕的敲門聲，我們以為服務員來送水，打開門一看，原來是中韓建交談判韓方首席代表權丙鉉大使，我們驚喜地將他請進門。他個頭不高，一頭白髮，慈祥儒雅，親切溫和，像鄰家伯伯。談判桌上唇槍舌劍，談判桌下，我們已成為好朋友。權大使一手提一個禮品袋笑嘻嘻地走進來，關心地輕聲問：「二位女士休息好了嗎？來這裏還習慣吧？」說着，從禮品袋裏小心翼翼地拿出兩個紅色心形物件，分送到我們兩人手中。我們一看好像是八音盒，好奇地打開盒蓋，果然響起悅耳的音樂，我們高興地笑起來。權大使有點神秘地說：「希望明天的談判能夠響起悅耳的音樂吶！」

第二天的談判，雙方都帶着十足的把握，梳理了整個談判過程，邁過最後一道門檻，統一了雙方觀點，使談判取得最後成功。中方首席代表張瑞傑大使、韓方首席代表權丙鉉大使分別草簽了建交協議，只等兩國外長在北京正式簽署建交公報。

當晚，在華克山莊露台花園舉行慶祝酒會。站在綠色如毯的草坪上，看到夕陽映紅了天邊，看到遠處燈火輝煌的漢城市區，看到波光粼粼的漢江。我們打開八音盒，天籟之音響起，大家高興地舉杯，慶祝勝利，祝願中韓友誼長存！

建交後，我的先生出任首任駐韓國大使，我們在首爾一待就是六年，與權丙鉉大使一家結下深厚友誼。

今年八月二十四日是中韓建交三十一周年，一大早，我和先生就接到權丙鉉大使從首爾打來的電話，我們把八音盒打開，音樂聲傳到首爾，在音樂的伴奏下，我們共祝中韓兩國關係日益發展，祝世界實現和平，祝我們大家都健康平安！

秋的聲音

客居人語
姚船

秋來了。我聽到它的腳步聲。

夾在涼風中，掠過樹梢，秋悄悄告訴綠葉，謝謝你們在夏日托起一片綠蔭，讓人們在炎炎暑熱中得以享受片刻清爽，抹汗歇息。現在，是季節輪迴。於是，一片片葉子褪去青綠，從容飄下，化入泥土。而楓葉則「燃燒」自己，變成一片火紅，然後回歸哺育它們的大地。

夾在涼風中，撫摸花枝，秋輕輕慰藉花兒，感恩你們為世界帶來一片色彩，讓人們在緊張忙碌的生活中享受五彩繽紛，愉悅心境。如今，該「功成身退」。於是，一朵朵花兒忙於卸妝，一片片花瓣萎縮，隨着風兒，依依不捨告別枝頭，揮揮手明年再見。

在後園，我感受到秋也和小動物耳語，要不，幾隻松鼠正在慌忙貯備食物，迎接即將到來的冰雪嚴冬。牠們在草地上奔走，在花叢灌木中用爪子挖來挖去，把泥土挖出一個個小洞，像在尋找什麼。有的則銜着小樹枝在樹上穿梭，加固自己的窩。一隻大的松鼠，拖着長長尾巴，不知從哪裏叼來一個未成熟的梨，行色匆匆，忽而佇立張望，然後一溜煙跑得無影無蹤。

在街道，我體會到秋也向人們打了招呼，不是嗎？你看人們衣着的變化，小背心短裙等夏日裝束打扮，似乎一下子不見了，大家穿上厚一點的衣衫，有的脖子上還搭上絲綢圍巾，抵禦習習涼風。早晨上學路上，孩子們在家長督促下，都穿着五顏六色的外衣。鄰居婆婆一手提着孫子的書包，一手拎着他的夾克，快步從我身旁走過，對我笑了笑，指向前面跑遠的小孫子。她一邊走一邊喊：「快穿上，別受涼感冒！」

秋來了，秋的聲音有點悲涼。不過，當它來到田野，旋律卻一下子變得高昂。人們正盼着它的到來，因為秋帶來豐收的喜悅。不論北方或南方，金燦燦的麥穗、沉甸甸的稻穀，燃起農人心中的歡樂。從春到夏，多少汗水，多少心血，換來滿滿的收穫。仰起笑臉，感恩秋帶來的豐碩成果。豪爽的歡聲笑語，正和着秋的腳步和節奏。

我想起了少年時代的秋天，那是充滿純真和無憂的歲月。學校組織學生到郊區支援秋收割稻。十四五歲的我們，揹着小背包，排隊舉着校旗出發，在空置打掃乾淨的祠堂打地舖，真的比嚴肅坐在課堂輕鬆有趣得多。

田野廣袤無垠，稻田一片金黃。迎着晨早璨爛的陽光，在農民大叔示範後，大家一字兒排開，起勁揮鐮，分組競賽，不知誰帶頭呼了口號唱起了歌。此起彼落的歌聲，和着醉人的稻香，在蔚藍的天空下蕩漾……多快樂的秋日，多麼難忘的秋天記憶。

秋之聲，秋之韻，秋之景，在四季中有別於春、夏和冬。春雖綠意盎然，卻沒有秋的豐富內涵；夏雖然多姿多彩，但比不上秋的厚實穩重；至於冬，氣勢凌厲、鋒芒畢露，更缺乏秋的剛柔並蓄。

秋天的聲音，秋天的呼喚，像一首壯闊觸動心弦的交響樂。開場節奏低沉和緩，輕輕在向人們傳達某些訊息，快快收割，連同豐收的幸福；快快準備，迎接嚴冬淒風苦雨和冰雪侵襲。隨着時間推移，似秋風愈來愈烈，樂曲旋律不斷加快，至高潮起伏澎湃，激越人心。因為，有秋的警示，人和大自然的一切，都在行動，都在努力，都在前進！

秋來了，我聽到它的腳步聲。

自然之音

君子玉言
小杳

那幾年在香港，起初住跑馬地。習慣了開窗，即使夜裏睡覺時，客廳和陽台的窗戶也是常年開着。凌晨睡夢正好，常常被一陣嘹亮的鳥叫聲吵醒。那鳥的聲音極有穿透力，尖利而急促，並且是降調，一聲接一聲，淒厲焦灼，聲聲慘聲聲催，讓人平地起急，睡夢都塞滿了焦慮感，幾乎天天如此。有時我忍不住強撐着從睡夢中爬起來，趴在窗前想看看這討厭的傢伙到底是什麼鬼樣子，但只聞鳥啼不見鳥影。媽媽說是一種黑色的鳥，但我始終未得見。

後來上網一搜，才知這傢伙聲名遠揚，其名叫噪鵑——光聽這名，可想而知大家的印象多麼驚人一致。噪鵑在求偶季節會晝夜不停鳴叫，嶺南地區更是噪鵑作為留鳥的長居地，一年四季攪人清夢，甚至因嗓門過大被人投訴。人們形容其為「淒厲的歌手」「春天裏背景雜音的始作俑者」，被「譽為」鳥類界「震耳欲聾之王」。

噪鵑行蹤隱秘，常常躲在稠密的紅樹林或森林裏，人們被吵得心煩，尋聲找到聲音所在的樹，但哪怕眼前只有一棵樹，仍是無法瞥見其真身。想要見到一隻暴露在空曠處的噪鵑，需要十二分的運氣。我倒是想，或許這傢伙心知自己叫聲不討喜，所以千方百計躲起來，免得遭驅逐。據說噪鵑的顏值不怎麼樣，確實是黑色的，眼睛還是紅的，看起來兇兇的不好惹。牠習性尚好，只吃昆蟲和植物果實，屬於保護動物。

香港許多地方都能聽到噪鵑的叫聲，成了香港車水馬龍之外罕有的噪音，算是純天然的「綠色噪音」、白噪音吧。也是港漂們憶起香港的一個背景音，也說明人稠樓密的香港，並不妨礙成為鳥兒們的樂園。

汪曾祺先生曾寫過一篇隨筆《香港的鳥》，他在跑馬地看見一個提着精緻雙層鳥籠遛鳥的人，「在香港看見一個遛鳥的人，我覺得很新鮮。」還當作趣事告訴作家張辛欣。又在大嶼山清晨聽見斑鳩叫，夜間聽見蟋蟀叫。臨離香港，汪老被一位女記者拉住問對香港的觀感，汪老答「『眼花繚亂，應接不暇』，並說『在香港聽到了斑鳩和蟋蟀，覺得很親切』，女記者問斑鳩是什麼，汪老『只好摹仿斑鳩的叫聲』，女記者『連連點頭。也許她聽不懂我的普通話，也許她真的對斑鳩不大熟悉。』」

這畫面想想好有趣，老頭一本正經學斑鳩叫，香港女記者聽得懵懵懂懂，不知女記者筆下如何描述採訪汪曾祺的這一場景。汪老也好玩，令他「眼花繚亂，應接不暇」的香港，諸多見聞中他心心念念的竟然是鳥鳴蟲吟——看起來「很不香港」的細節。

汪老感慨「香港鳥很少，天空幾乎見不到一隻飛着的鳥，鴉鳴鵲噪都聽不見。」若能有機會穿越，我會告訴老先生噪鵑的趣事，還有一些香港鳥兒的故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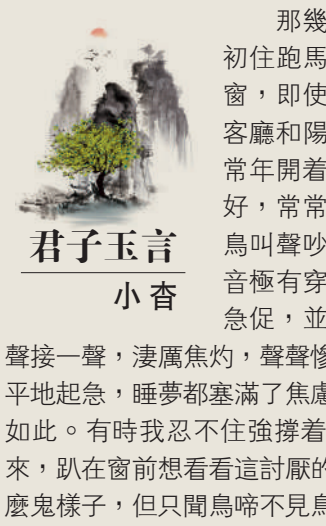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在香港的山間密林，有鳥兒自己的「地盤」。行山人在紅樹林邊，幽林深處一路疾走，密林中安靜得只有自己的喘息聲和腳步聲，人困馬乏，枯噪乏味，這時傳來一兩聲鳥鳴，纖纖幽幽，清脆婉轉，只一兩聲，似遠似近。這些小傢伙在自己的領地反而低調優雅起來，倒讓人們覺得打擾了牠們，也讓人心情一下子塵落雜靜，空音縈繞。

——在香港的小巷深處，會有鴿子斑鳩每天探頭探腦，一大早咕咕低唱，叼來樹枝電線，在窗台做窩。曾有一隻鴿子從我陽台敞開的門飛進廚房，我聽見廚房裏叮噹作響，開門一看：一隻鴿子站在灶台上，鍋被打翻在地，凹了一個角，牠小眼睛滴溜溜斜睨着我，一副「看你咋地」的傲嬌樣。我不敢驚擾牠，把門輕輕帶上，趴在門口看着牠一會兒又從陽台飛出去了。在摩理臣山泳池附近一棵大榕樹上，棲息了上百隻鴿子，起起落落，絮語綿綿。在維港兩岸的海上，有蒼鷹盤旋銜魚掠空，有幼鳥集散歸巢，一幅港版的秋水長天落霞孤鶩。

世界上最自由的動物或許就是鳥吧。高天闊地，任牠飛任牠唱。儘管人把鳥當作寵物把玩，一隻鳥兒放在手心裏不過巴掌大，但一旦飛出去，其高其快，人的手眼捕捉不及。人是鳥兒謙恭的學徒——鳥兒在深林中歌唱時，人遠遠地聆聽，然後回去根據鳥兒的歌聲寫出了旋律。鳥兒展翅的一瞬，華麗的羽毛經常被時裝設計師模仿過來，當作自己的創意。人們羨慕鳥兒的飛翔，才有了飛機。

鳥兒是弱小的嗎？一隻疾飛的鳥兒足可洞穿飛機金屬的外殼。鳥兒是卑微的嗎？最小的鳥類不過蜜蜂般大。但是鳥兒飛過大海，飛過樹梢，人人都看見了；飛在雲端，太陽星星都看見了。牠飛翔時，天空只不過是翅膀的背景。

人沒有翅膀，但人的思想會飛。思想如果長了翅膀，就沒有它達不到的地方。



◀曠野的鳥兒。 作者供圖

綵燈迎中秋

市井萬象

為迎接中秋佳節的到來，香港利東街舉辦「躍兔・迎月」戶外綵燈會。約二百米長的林蔭大道懸掛起八百多個五彩繽紛的中式燈籠，營造出喜慶的佳節氣氛。

新華社

甘肅臨夏有個大墩峽

繽紛華夏
范文

不久前，我與幾個朋友相約去臨夏積石山的大河家，看望蟄伏在那裏的老領導馬少青。早上九時許，車子駛上北環路，過安寧直達河口，穿過海石灣，經青海的民和縣向南，沿途高速路貫通，風光迥異，令人心曠神怡。在我心目中，大河家是個遙遠的地方，沒想到不到兩小時，我們已站在大河家的黃河岸邊。

大河家位於甘青兩省的交界處，西南是青海的循化縣，西北是青海的民和縣，東面是甘肅的積石山縣，兩百米寬的黃河是交界線，大河家是積石山縣的一個鎮。向北三十多公里是劉家峽水庫，當地政府正打算開通航運。站在黃河岸邊，不禁心潮澎湃。黃河一路堆石淘沙，摧枯拉朽，填壑造灘，或慈祥，或暴戾，或清澈，或渾濁。然則在這裏清澈見底，潺潺細語，文靜而不失含蓄，狂放而不失嫻淑。身處此地，似乎看到歷史長河中的每一個浪花，每一個漩渦，真正理解到中華民族的桀驁不馴，真正理解到黃河為什麼被中華民族稱之為母親河。

大河家是一個鎮，建城規模近乎一個縣，所不同的是沒有浮光掠影式的現代建築，沒有高大上的自我張揚，沒有浮躁的生活喧鬧。這裏民族色彩濃郁，民風淳樸。街上的飯館自信地堅守本民族的風格，不用時髦味裝點門面，也沒有任何誘導性的「原生態」「無污染」之類的廣告詞。客人只要嘗一口他們的手抓羊肉、手撕雞、油香、炒麵片、包子，便立馬會領略到什麼叫原汁原味。這裏人的淳樸，像身邊流淌的黃河水一樣清澈見底，只能感悟，難以言傳。

大河家向西南約五公里便是大墩峽。步入峽口，倏然間便會被眼前的景色所折服。群山被森林包裹，煙雨朦朧，五顏六色，遮天蔽日。茂密的喬灌木叢中，脫穎而出的松柏高大挺拔，另有一番顏色。不知名的野花競相開放，爭奇鬥艷，在風中搖曳，似乎有意迎接你的到來。嶙峋的石頭似乎不甘寂寞，倔強地從綠色的縫隙裏露出奇異的造型。山勢陡峭，既有捧日月之險峻，令人望而卻步，又有委婉之祥和，似乎要張開雙臂擁抱你。一條溪流似乎為了爭寵，從山澗滾落而下，發出悅耳的天籟之聲。體勢披繡，俊采飛馳，置身此地，誰能想到這裏是一個大西北名不見經傳的峽谷。

大墩峽的建築古色古香，民族色彩濃厚，4A級景區的功能齊全。遊客休息室類似於茶樓，三泡台茶碗的配料放置在木盤裏，任遊客享用。服務設施齊全，規格檔次無可挑剔。沒有急功近利的商業宣傳與消費誘導，沒有土特產品不着邊際的叫賣，不必小心翼翼地呵護錢包，工作人員會滿足你的所有要求。一條索道直通山頂，時而蜿蜒，時而陡峭；時而驚心動魄，時而安逸自得。乘索道來到山頂，舉目四望，頓時驚愕！民族風格的亭台樓閣星羅棋布，玻璃棧道，步行街棧道，或掛壁，或越溪，四通八達，曲徑幽回，峰迴路轉，別開洞天。我年初遊歷了大半個南方，記憶最深當屬張家界。相形之下，各有千秋，眼前的景觀毫不遜色，甚至多了一份平靜與恬然，少了一份商業氣息。只可惜鎖在深閨人未識。

▲臨夏大墩峽一景。 作者供圖

登上最高的樓閣，極目遠眺，遙遠的北面是裸露的山巒，五顏六色，雖嶙峋怪異，卻俯首貼耳，唯自然之命是從，山凹處的綠色也顯得那麼羞澀。俯瞰腳下，卻是風拂莽林，流水湍湍，鳥語花香。兩個別有洞天的世界在這裏交相輝映，母親河總是那麼愛憎分明，用鬼斧神工彰顯她的性格，甄別善惡，總把慈愛賦予懂她的人。

馬少青是土生土長的大河家人，文化名人。退休後不甘含飴弄孫，回歸故里，把一腔熱情付之桑梓，很受擁戴。大河家和大墩峽能看到他的貢獻與墨寶。揮手告別時，我突然對「黃河兒女」「赤子之心」有了新的理解。噫吁嚱，微斯人，吾誰與歸！

再見了大河家，再見了大墩峽，我們會常來看你。